坊间技艺

■谢冬梅

旧时将各行各业统称为三十六行,徐珂《清稗类钞·农商类》载:“三十六行者,种种职业也。”每个人都寄身于自己的行业,并以这个行业赖以生存。行业是人立足社会的根本,没有人能够脱开行业独立存在,可以说行业是人身体的一部分,就算老了,再也无法从事之前的行业,他所拥有的这个行业的本领仍不会失去。有人寄身一个行业,有人寄身多个行业。一般来说,寄身多个行业可能不如专心一个行业,因为民间有“艺多不养家”的说法。

在一行专一行,须得花时间去研究和实践,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经验,“矮子上楼梯”,从这个行业最底层开始,一步一梯登上高处。这里的“高”没有明星光环,也不是众人所仰所畏,而是在这个行业中,他已具有非常了不起的水平,同行业的人知道,或者不知道,外行业人更不知道。他即便具有了超乎平常的水平,于芸芸众生而言,他仍然是一个平凡的人、普通的人,并不会因为他非常了不起的水平而受万人瞩目。倘若他非常了不起的水平被同行业的人知道,又被外行业的人知道,他算是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。而大千世界,大大小小的成功人士不知其数,于千千万万人当中,他还是一个平凡的人、普通的人。

射箭技术高超的康肃公忿然指责卖油翁:“尔安敢轻吾射!”卖油翁平静回答:“凭我倒油的经验就知道你的箭术。”他拿出一枚铜钱放在葫芦口上,用油勺将油从铜钱口中注入葫芦,轻描淡写地说:“我亦无他,惟手熟尔。”

惟手熟尔。射箭如此,倒油如此,其他许多技艺亦如此,熟能生巧。“巧”不是投机取巧,是长年累月做同一件事,用心做,用智慧做,在日积月累里逐渐长进,直到最后掌握最上乘的最高巧的水平。火炉里能炼出纯青色的火焰,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“炼”是一个过程,不会因为花费了平生精力就必然可得,庞大的行业队伍,居于塔尖的人物毕竟寥寥无几。

上次文联组织座谈会,美协作协摄协舞协等协会来了许多专业人士和爱好者,协会虽不同,但美是相通的,大家的最终目标完全相同——出好作品。出好作品成了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,专业人士津津乐道,爱好者乐道津津。

一粒种子长成大树,树造船,飘洋过海直达刚好升起的桔色大满月。月亮上有桂有兔,小兔追着马跑,马在奔跑中生出翅膀,冲出已升到空中的大满月,拉着应该有的马车翱翔,白胡子老爷爷跳上马车驶向人间,车厢里堆着高高的礼物……

想象和相像,气氛甚是热烈,没有对错。

除了离会的人自己,没有谁知道讨论中有谁离席。盆子装烧饼,一人面前出现一个烧饼——诗魔烧饼。烧饼,从名字,烧出来的饼,必定干和燥,干和燥的东西破碎会发出“咔吱”声。文艺气氛中,“咔吱咔吱”啃烧饼的声音会不会有辱文雅?

诗魔烧饼与诗有缘,透明胶纸袋独立包装,上书“你问我从哪里来?风里雨里/茅店鸡鸣里/寒窗下的灯火里/丢了魂的天涯/比我还老的岁月里/有时也从浅浅的杯盏里//孩子,别说不认识我/这乡音/就是我守护了一辈子的胎记。”洛夫先生《唐诗解构》中的《回乡偶书》。

天涯人,望断天涯。在乡人,不懂乡愁。然而,“丢了魂的天涯”,该是怎样的疼痛?丢魂是一种,天涯又是一种,好比雪上加霜。这就是诗魔烧饼所要表达和承载的吗?一个小小的烧饼,永远烙印在天涯人的眼里心里。

如果诗魔烧饼不是舌尖上的盛宴,也必定是心灵上的盛宴。

“咔吱”,烧饼饱满的囊被压破。撕开包装胶纸,芝麻和面食烧烤的香味应声而出。烧红的煤炉,木制长案台,白色面粉,沾满面粉的围裙,揉成长条形的面团与菜刀,见过烤烧饼的人马上就能回想出这样的场景,没有见过烤烧饼的人只能靠想象了,或者当即决定好去现场观访。

视觉的诱惑远少于嗅觉。会场里响起第二声“咔吱”和撕包装的声音,然后是第三声,受邀而来的教授脱下眼镜,拿起诗魔烧饼,接下来整个会场响起相同的声音……

烤烧饼是一种技艺,诗魔烧饼不但烤出了美食,还烤出了文化。文艺如同烤烧饼,也是一种技艺,技艺的高低好坏,在乎个人。

秀 发(小小说)

■彭建华

这些天,英子的心最是忐忑不安,就连早晨的梳妆,都不敢照镜子。她知道,脸上的伤痕要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如初。可是,可是……

她伸手摸了摸头上的寸发,不由得长叹一声。

三天前,华子打来电话说,结束一年的学习马上就要回国了。英子问他,到底哪天呀?我好来高铁站接你。

那家伙居然刁钻耍滑,嘿嘿一笑,不告诉你,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

两人结婚三年了,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久,这么远。记得恋爱时,有一次英子问他,以后会不会离开我?不会。他说。为什么?她追问。

华子双手捧着英子的脸颊,四目相对了许久,然后将她一头秀发挽到胸前,犹如摊开一匹黑色绸缎,在手掌上慢慢滑落。每滑落一寸,就说出一个字来:自缕青丝成细柳,更堆残雪当凝酥。最后,在秀发的中间一把揽住,将嘴贴住英子耳朵说,不管走到天涯海角,这一头青丝都会拴住我的心。吻一下脸颊,又一字一顿说,亲——爱——的!

那一次,他为她拍了好多照片。每一个瞬间的英子,都是长发飘飘,宛若仙子。

从此,这些场景就像电影镜头一样,永远定格在了英子的心里。每每想起,她都甜蜜无比,脸上泛起绯红的朝霞。

可是,这一刻听说华子要回来,心里的惊喜只停留了那么短短的一秒,就被惊恐所取代。几月前,英子去了湖北黄冈大别山医院。那一天,当一头秀发在理发店里轻轻飘落的时候,这份惊恐便开始在心里发芽。当晚,她打电话告诉华子,自己要去黄冈,但剪发的事却还是隐瞒了。

英子就这么发呆着,连房门开锁的声音都没有听到。突然,一双手从背后伸出,揽住了她的腰。

她吓了一跳。

很快,她感知到了那熟悉的呼吸声,还有那心跳。慢慢闭上双眼,却有两行清泪无声地流出,一滴,一滴,又一滴,掉落在揽住自己腰际的修长而白皙的大手上。

英子不敢出声,也不敢挣扎,更不敢睁开双眼,生怕看到一场美好的梦境,被自己的突然惊醒弄得粉碎。

不晓得过了多久,腰间的双手松开了,接着听到悉索的声响,很快那双手又揽上了自己的腰。回过头来看看吧。耳畔传来一声轻语,亲——爱——的!她怔了怔,后面的三个字,一下就让她找回了初恋的感觉。

英子使劲忍住泪水,轻轻地扭转身子,不想从那一双手形成的圆圈里滑脱。待完全转过来时,迎接她的却是两片温润的热唇。

许久许久,英子突然推开他,快步走到梳妆台前。她看到一位如花年龄的女孩子,双手挽着胸前如瀑布般的秀发,正甜甜地对着自己笑呢。她将脸贴上去,一下就找回了三年前的自信。

你怎么晓得的?英子奇怪,疫情期间一直在国外的他,居然知道自己剪了短发,一到家就送上了最好的礼物来安慰。

心有灵犀呢。华子笑笑,再说这段时间在隔离,与医护人员接触那么久,还不晓得每一位逆行者都是这样吗?

早就回来啦,不告诉我?英子嗔道。

许你隐瞒我,就不许我学样?华子一笑。

亲——爱——的!她返身双手揽住走过来的华子,也一字一顿地轻轻喊他。给我三年时间,再还你一头秀发。

不。华子深情地看着她,笑得真诚而灿烂。其实,现在的你,短发更美。

七律两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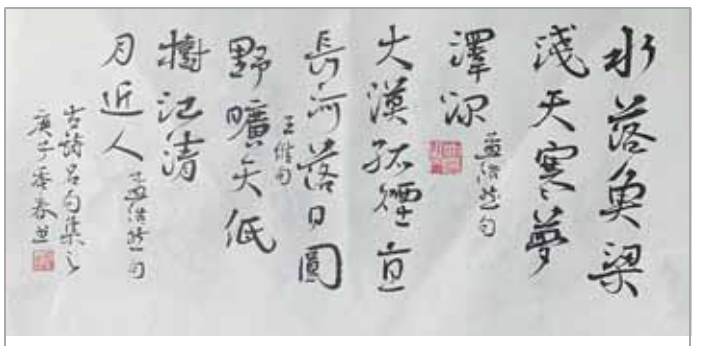
■陈季春

过山海关

要塞雄襟怀浩瀚,
长城万里卧龙头。
天风浪啸秦皇令,
山海关延明将修。
八阵纵横今与古,
一方夷险壁而楼。
安邦几在经书外?
武备尤兼大智谋。

过北戴河

万顷波涛起伏间,
凡夫圣哲去犹还。
浪淘沙落惊风啸,
碣立篇遗考古传。
对海谁称心海阔,
谈天蛙曰井天宽。
人多好事争高下,
足底大洋笑不言。



录孟浩然诗 周游 书

念奴娇·西宁怀古

■倪南林

黄沙弥漫,难湮埋,千古风流人物。河西走廊,犹记得,铁马金戈汉武。卫青勒功,去病击虏,惊起胡儿哭。丝路信马,正是江山如画。

看上下五千年,这旧泣新笑,浮沉荣辱。一代雄主,众豪杰,百年长袖难舞。环球神游,命运共同体,双剑合乎。优制良习,还是人间正道。

远去的冬日记忆

■贺万顺

缘由宇宙间的星球运动,于是一年中便有了春夏秋冬四季之分。然而冬季,却有着别样的几多愁与欢乐。

还是儿时,冬天格外冷。那年代物资匮乏,经济也不宽裕,凭计划买来的煤在春节或下雪时才能用上。平时里,母亲只得生柴火供全家取暖。当年,我就读小学教室也相当简陋,北风直驱,坐在教室里听课直打哆嗦或许搓手跺脚。这时,一些家长备用一个小火炉放上火丝让孩子带去上学。只待下课铃响了,其他同学就蜂拥而至围着小炉旁烤个痛快。直到老师走进教室,大家才依依不舍离开。当然,同学们更是羡慕老师办公室的大火炉。时过境迁,当年的小火炉已是历史的缩影,成为尘封的记忆了。

冬日间,即使是下大雪冰冻,家乡的菜农们也没闲着。胡萝卜、芹菜、菡子、大蒜、菠菜等不仅要从泥里扯出,还要放于水中洗净泥土。有的菜甚至捆扎到深夜,手冻僵了,用温水泡即可。凌晨时分,菜农们划着裸露的小木船去市内卖菜,水途中寒风呼啸。天未亮时,他们就急于在各码头处燃烧稻草暖暖身子。父亲曾对我说,天气越冷,菜越好卖,价钱也贵。父亲的话,让我懂得了挣钱的艰辛,领会了节俭的意义。课余,我必去室外扯猪草、砍柴、挑水等。由于衣服穿着单薄,加之沾冷水我手脚常患冻疮或开裂。从商店买来的蛤蜊油涂在患处并未凑效,父亲则别出心裁用家酿的米酒洒上,其效果虽好,可惹来一时的痛。

寒冬,是修筑水库、防洪堤,清理水塘等最佳时机。社员自带箢箕、锄头等劳动工具纷纷出动。未实行机械作业时,人山人海蔚为壮观。劳酬不分男女老少,一律凭担数计分。抓阶级斗争年间,四类分子往往被民兵押到工地,接受批斗。

牛是农家之宝,天冷了,队上的牛被圈在牛栏内。当天放晴时,牛就被牧牛人放到野外慢悠悠地啃着野草。有时牛还会抬起头遥望远方,似乎期待春天的到来。晴冬的原野,人与牛和谐相处,构成了乡间美妙的“牧牛图”。

如今的冬天,色彩斑斓的服饰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取暖器、空调、热水器、电热毯等各家均备有。全球气候变暖,我的防寒服已搁置多年了。从此,我享受到了冬季的“暖意”,谈及过冬也不色变了。现代的年轻人,难以观赏到漫天的雪景反倒失望了。